

联合国



#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一年

## 第一二七二次会议

一九六六年二月一日

纽约

---

###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272).....	1
通过议程.....	1

##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 第一千二百七十二次会议

一九六六年二月一日星期二下午三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松井明先生**(日本)。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根廷、保加利亚、中国、法国、日本、约旦、马里、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乌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乌拉圭。

## 临时议程(S/Agenda/1272)

1. 通过议程。
2. 一九六六年一月三十一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105)。

## 通过议程

1. **主席**：有几位理事国代表仍希望就通过议程问题发表意见。现请名单上第一位发言人乌干达代表发言。

2. **基朗德先生**(乌干达)：首先我愿意表示我的代表团对于我的新同事们和我自己今天上午所受到的热烈欢迎是如何心满意足。我们特别感到满意的是法国代表对代表他称之为第三世界的我和我的同事们所表示的欢迎。我认为这是很恰当的。说实在的，国际局势处于一团混乱的状况差不多已经有几十年、几百年了。我坚信，主要组成所谓第三世界的中小国家将会对世界和平与安全以及一般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事业作出巨大的贡献，倘若——而且这是一个很大的“倘若”——大国允许它们这样做的话。

3. 的确有迫切需要向这个世界论坛提出第三种观点。我们都听到了两个敌对阵营所表明的令人作呕的观点，我们都知道它们的态度是多么水火不相容。

乌干达政府和我的同事们则代表第三种观点。是的，我们的声音确实还只是旷野微音；但我们有一份责任要尽，我们也打算要尽这份责任，因为确保一个崭新的、更好的世界得以出现，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得以确立，这是我们对全人类应尽的义务。

4. 我愿此时此地就宣布：我的代表团不想站在这个或那个大国一边。乌干达在自己短短的任期中，打算哪里有真理与正义，无论如何就在那里和真理与正义站在一起。大众宣传工具已企图把安全理事会里的非洲理事国分成亲西方派和亲东方派。我对此并不感到惊讶，因为大众宣传工具一般所迎合的不动脑筋的群众，除黑色或白色以外，什么别的颜色都看不见。一个国家不是亲共就是反共；灰色的和黄色的国家都不存在。我愿向那些想把乌干达纳入派别的人们敲敲警钟：他们应当从不熟悉的新角度看问题。乌干达想忠于自己的严格的不结盟政策。我的意思是说积极的中立，遵循公平、正义、有助于国际和平与福利的路线。

5. 依我的代表团看，要把临时议程上的议题讨论得有效而有意义，我们就必须对这一问题推本溯源。我不赞成说什么安全理事会不是适合于审议越南争端的论坛。安全理事会是联合国唯一对世界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的机构。在开始轰炸北越以前，美国——事实上，或者是安理会任何其他理事国——早就应该把越南问题提到安理会。美国本来应当在深深陷入越南泥淖之前就把这个争端向安理会提出来。

6. 我的代表团欢迎联合国决议草案〔S/7106〕，因为这个决议草案确实表明，美国现正想法改正它过去所犯的那种错误，即尽管它自己是安全理事会一个非常重要的常任理事国，它却对安理会漠然视之；同时它正把这一问题提到安理会，而安理会才是处理这个问题的正当场所。

7. 我先前说过,我们必须对这一纠纷推本溯源。安全理事会对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如果安理会对政治机体上需要细心诊断和有效处方的溃烂性疮口只贴贴膏药,那是不能奏效的。安全理事会只有直接听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解放阵线、南越人民和北越人民这四个有关方面的证词,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在我还未得到安理会将要邀请所有有关各方的保证以前,我不能随声附和地认为把这项议题列入议程会达到什么有益的目的。

8. 我要说的很多已由我的同事们说过了,所以我打算说得简短些。不过我和我的同事们已经开始寻思:把这个争端强行付诸表决是否会达到什么有用的目的。我们已经听过就这个最困难、最复杂的问题所进行的十分有益的意见交流了。主席先生,要是你凭你的智慧尽你所能总结一下,把那些一致点和分歧点加以阐明,然后就宣告辩论结束,那不是就够了吗?这样我们当然就可以把这次会议推迟到将来某一天再开,也许换一个地方去开。也许把这个问题提交给日内瓦会议比在这里审议更好些。我很希望你采纳这个建议,因为我真的觉得在这里用投票赞成或反对的办法去争取胜利是没有意义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大家一致认为谈判是必要的,同时应当赶快找到办法去打开这个最艰难的僵局。

9. 塔拉巴诺夫先生(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象安全理事会里许多代表团一样,对于请求把这个项目列入议程感到有些吃惊。鉴于在这个问题提交安理会之前所玩弄的一切手腕,我们在准备发言表示我们的意见时曾碰到一些困难。

10. 但是在我发表意见以前,我愿意感谢在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同许多其他国家一道被选入安全理事会以后第一次参加会议时向我们表示祝贺的一切代表团。

11. 对于离任主席法国代表在整个一月份都不需要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这一优异成绩,我也愿意向他表示我代表团的谢意。可是现在他的任期满了之后竟有人敢于扰乱世界,请求安理会受理一个棘手问题。尽管如此,我还是向法国代表表示祝贺。

12. 我还愿意感谢主席向我们表示的欢迎,并祝

贺他主持我们今年的第一次会议。这对一位新来的人来讲,确实是一件困难的工作,但就象我们一位同事今天上午所说的那样,这位新来的人可以给许多长期担任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代表的先生们上些课。

13.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对自己在安全理事会占有一个席位感到光荣。虽然我们对于绝大多数会员国给予我们国家的信任感到欣慰,可是作为安全理事会的非常任理事国,我们充分意识到落在我们身上的重任。保加利亚在身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十年内,经常以宪章的如下基本原则为指导,即各国人民和平与自由的原则和国际合作的原则。保加利亚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向遵循和平与和平共处的政策,同时全力支持那些争取摆脱殖民主义枷锁的各国人民的斗争。保加利亚一向认为,非洲和其他地方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的存在,不仅对联合国和人类是一种耻辱,而且也是对国际和平的严重威胁。大批非洲代表团已经参加了安理会的工作,我们相信这就会使安理会能更得力地执行其保卫一切大小国家的和平与安全的职责。

14. 最后,我愿再一次感谢所有曾经支持保加利亚候选资格的朋友们,特别是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希望在联合国的这一主要机构里,能够胜任地代表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

15.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过去一直是、现在仍然是对于多年来笼罩于东南亚的严重局势深表关切。保加利亚曾尽其所能,不遗余力地协助创造可能改善世界那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并促使和平恢复的条件。但鉴于当事各方所采取的不同立场,鉴于其中几方立场的坚定不移,鉴于该地区所形成的实际局势,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一向反对把越南问题列入安全理事会或联合国任何其他机构的议程。保加利亚一向大力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所采取的立场,即越南问题应在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sup>1</sup>这一适当范围内予以讨论解决。

16. 越南最近的事态发展并没有改变我国政府

<sup>1</sup>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日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签订的关于在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参看关于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情况的补充文件,英皇越南文件第 9239 号(伦敦,皇家文书局,一九五四年八月)。

的立场。相反，我国政府更加相信越南问题现在由安全理事会来审议，甚至比过去更不适宜。现在我就来谈谈这方面的理由。

17. 我们都知道，美国官方人士为了决定是或应当或何时应当恢复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所进行的讨论到现在已有相当时候了——我所以用“是否”这个词，只是因为这是这些人士当中的一些人士所用的词。但是看来有势力的军界历来都毫不怀疑美国无论如何一定要恢复对越南北方人民和城镇的野蛮轰炸，当然除非是越南人民抵抗力量投降，可是，人们也不能不应当指望一个为摆脱外国枷锁而战斗的民族会投降的。

18. 因此倒不如说这实际上是个决定何时恢复轰炸的问题。轰炸既已恢复，于是这些早就打算恢复轰炸的人士就把越南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据说为的是安理会以及通过安理会使联合国可以帮助寻求一项和平解决办法。挺有意思的是注意一下那些决定侵略别国政策的美国官方人士从未把他们是否应当进行侵略或轰炸的问题提交过联合国。他们只是在犯了侵略罪行之后，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19. 不妨提个问题：美国在践踏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之前，为什么不先找安全理事会问一声是否应当践踏日内瓦协议呢？为什么美国不在开始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之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呢？为什么美国在派部队登陆越南南方以前不先来找安全理事会呢？为什么美国在恢复最近轰炸以前不先来找这个机构呢？美国在犯了罪行之后，才把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这是为什么？美国知道，它如果请求恢复轰炸，世界舆论和安全理事会都是不会答应的，所以它就又一次使安全理事会面对既成事实。

20. 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美国只是在造成事实以后才把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问题的答案太明显了。那些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平民发动轰炸袭击的美国官方人士，当初并不是想让安全理事会参加寻求越南和平的工作，而是想让安全理事会来分担他们所犯罪行的责任。他们想以安理会的辩论为烟幕来遮盖他们的罪行；他们想使事情显得好象美国除了对整个越南人民加强侵略战争以外就别无他途似

的；他们这样做的打算就是想方设法确保自己能够得到安全理事会里的一些国家和代表的赞同。

21.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尤其是它的政府之所以决定反对召开安全理事会，反对把这个问题列入安理会的议程，其理由与一九五四年召开日内瓦会议而不是召开安理会来寻求越南问题的解决办法所依据的理由是一样的。这些理由今天仍然有效，而且已由秘书长解释得清清楚楚了。有关各方由于某些特殊原因不能到联合国来。我们宁愿不去谈这些原因，免得把辩论弄得更加不可开交，或者延迟就讨论中的问题，即应否把这一项目列入议程的问题作出决定。

22. 为了证实我的论点，请允许我援引一下秘书长在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日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秘书长回答一个问题时说：

“……是的，联合国对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一九五四年是这样，一九六六年也是这样。现在看一看一九五四年的情况吧。那时冲突的各当事国决定在日内瓦，在联合国范围之外去解决他们的分歧。当然，甚至在那个时候也反复考虑过由联合国插手的可能性。但是一些大国，加上冲突的各当事国，都认定讨论应在联合国范围之外举行……”

“如果说关于越南局势问题的讨论在一九五四年确实可以在日内瓦，在联合国范围之外举行，那么，同样的理由也仍然适用于今天，因为卷入冲突的主要各方有些今天还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这是联合国插手寻求和平解决越南冲突的最大障碍。”<sup>2</sup>

23. 过去，每当有可能对于解决威胁和平与安全的争论问题及时作出有效的贡献时，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就认为马上以最适当的方法行动起来是可取的。另一方面，当对解决争论问题作出有效贡献的条件还不具备时，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历来是反对安全理事会进行轻率的、不合时宜的干预的。当安全理事会作出有效贡献的一切必要条件都不存在时，就不必把安理会牵连进去。

<sup>2</sup>发言人用英语引述。

24. 假定现在有人建议请某些不在这个大厅里的国家和政府参加讨论吧。在那种情况下，就不可能创造条件使安全理事会能插手解决这个问题。认为在越南南方全体人民都反对西贡傀儡当局的情况下，可以邀请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西贡当局以同等地位参加会议，这是现实的吗？还不止于此，就在今天上午〔第一二七一次会议〕，美国代表在要求把这个项目列入议程的发言中，提出了许多想象的或臆造的理由反对直接地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和目前冲突中唯一重要的有关方面民族解放阵线打交道，因为美国知道，全体越南人民就是在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下为摆脱外国枷锁而斗争的。

25. 在这种情况下，既然有关各方不可能参加辩论，因为它们认为它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使一场已经很危险的冲突变成一种对和平的持久威胁，那么，安全理事会要想把这个问题列入议程，那同样是无效而又危险的。

26. 大家知道，我们所谈的这个问题是对和平的一种持久威胁；这个问题是由某些大国引到这里来的，就象他们过去引进所谓朝鲜问题一样，而这件事对大家应当是前车之鉴。不错，自从联合国干预朝鲜问题以来，岁月流逝，多年已经过去了。但是，在朝鲜问题上并没有发生什么能鼓励我们受理一个类似问题的重要事情，这也是事实。尽管美国和其他国家年复一年地提出有关朝鲜问题的决议，可是唯一的结果是那个不幸的国家由于在这里玩弄的计谋而仍然陷于分裂。当我们不能有效地讨论这个问题，而同时又存在如果人们真正愿意就能处理这个问题的其他论坛的时候，还要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其目的似乎是要把一种对东南亚已经很危险的局势变成一种对世界和平和对我们的持久威胁。

27. 基于这种种理由和许多我们在这里未能说明的其他理由，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坚决反对美利坚合众国提出的把越南局势问题列入议程的要求。

28. **科纳先生(新西兰)**：主席先生，让我首先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其他代表们所说的欢迎我们的话，并祝贺你当选为本月安理会主席。这是一个重大的职责，特

别是考虑到我们当前要处理的问题的严重性。对一位接受安理会主席职务而召开第一次会议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加倍考验人的任务。可是我们从你对联合国其他机构工作的贡献中知道你的能力，所以我们确信，你完全能够胜任很可能是命中注定要落在你肩上的重任。

29. 当我的代表团回到安全理事会时，我们是意识到目前一般国际局势所固有的那些危险的。差不多在世界上每一个地区，国际秩序这个薄弱组织都被绷得死紧，而在一个地区，一个我们国家特别关心并导致我们今天开会的地区，这个薄弱组织已经横遭破坏。东南亚这个地区和整个亚洲占有世界大半人口，也是充满着世界上最急待解决的政治、经济和人口问题的地方。安理会注意力的焦点及其整个眼界可能正处于一种重大变化的开端。

30. 我能够参加这个扩大了的安全理事会的头几次会议是种光荣。这个扩大了的安全理事会现在同反映在联合国里的情况一样，比较普遍地代表了当今世界，所以我们可以指望它能够更好地在维护和平方面发挥它的既定作用。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与同事们合作去追求这个目标。我们不能提供大量人力或财力，但是我们能够而且确实带来了坚定的信念，即没有任何现实的机构可以代替这个维护国际安全的全世界集体组织。

31. 所有迄今在安理会发过言的理事国代表们，不管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其他方面的观点如何，都曾以各种方式表明，他们至少在美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105〕里所表示的下述见解上与美国是一致的，即鉴于这一切障碍，安理会本身要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建设性行动可能是不容易的。

32. 不往远说，就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很多人一定衡量过在联合国范围内，特别是在安全理事会中采取行动的价值。过去六个月当中，在好几个场合，人们一般总是提请联合国和它的会员国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同时向它们发出了呼吁，请它们尽力帮助。我们很多人过去对于联合国对一项建设性解决办法所能作出的贡献可能都有怀疑，这种怀疑起因于冲突的性质和某些有关方面与联合国本身的关系。

33. 但我们必须考虑我们现已到达的位置。过去

两个月中，不只美国，而且还有许多别的国家政府，为了寻求和平，进行了也许是空前的外交活动。而在这以前的几个月里，有许多政府，其中包括由非常广泛的各族人民和各种政策组成的英联邦，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的倡议。这种和平攻势又伴之以单方面停止军事行动的一个主要方面。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昨天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已就停止轰炸一事通知河内当局说，如果他们愿意以对和平做出重大贡献作为报答，那显然将会对进一步延长停炸的可能性产生很好的作用。

34. 但是这些努力有什么用呢？尽管美国方面反复表示愿意进行无条件的商讨，可是没有丝毫迹象表明河内方面或民族解放阵线方面愿意与美国一起共同寻求和平，除非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条件，而接受这些条件就等于美国事先在一些基本点上让步。胡志明一月二十四日的信，照我读来很能说明这个事实。就我的了解，苏联代表曾把这封信说成是一个“新的倡议”。说不定他愿意指出这个新的倡议到底新在什么地方。

35.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免要问，还有什么可供选择的办法呢？美国感到在军事战线上的继续克己似乎不仅在外交战线上未收成效，而且结果是把优势让给敌方，美国认为这是不符合自己的军事义务的。所以美国不得不采取恢复轰炸这种令人遗憾的必要措施。我们对于不得不采取这个步骤深感遗憾。但是，尽管我们对恢复轰炸深感遗憾，可真正应当对之表示遗憾的倒是北越没能响应向它提出的和平倡议。正是这一点才导致作出恢复轰炸的决定。正如我们总理昨天所说的：

“十分不幸的是，一些共产党国家的政府显然决心要通过军事手段而不是采取商讨与和解的办法去追求它们的目的。他们麻木不仁的态度已经破坏了越南局势的一种本来似乎比较有希望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总统面临着一种困难而棘手的决定。新西兰政府充分谅解他所作出的这一决定。”

36. 但同时美国也清楚表明，它的目标依然是在彼此停止敌对行动后达成政治解决。这种决心已经通过它把问题提交联合国的适当机构安全理事会的决定

非常具体地表现出来。这个决定必须看成是为探索每条可能通往会议桌的途径所作的不断努力的一部分。

37. 在各别政府、政治家和其他和平人士迄今未能取得具体成果的地方，以联合国这一有组织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国际大家庭，现在得到了机会来发挥其集体本领，以便把世界范围内要求和平谈判立即开始的愿望集中在焦点上，而不是由它自己去进行谈判，或充当谈判的场所。安理会里的讨论，如果以建设性的精神来对待，并抱有邀请直接有关的各国政府来参加的意愿的话，那么就会提供新的种种可能办法来处理这个极端棘手的问题。参与寻求这些可能的办法是任何一个安理会理事国都不会轻易地承担起来的一种责任，但它却是一种我们认为任何一个安理会理事国都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知道今天有些发言的代表对本机构是如何地忠诚负责，所以我想请他们想一想，要是联合国退而不问当前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那么会给世界舆论造成什么样的印象。

38. 我已说过，我的代表团完全了解妨碍本安理会作为联合国的一个论坛起着一种实质上等于一个谈判机构的作用的种种困难。在这方面，有些同事们今天上午提出的那些异议是完全正当的。

39. 但事实仍然是，在提出这些异议的过程中，代表们的注意力已经被引到而且超过了开始实质性讨论的起点。大家的发言已经开始对这场悲惨冲突所牵涉到的各种问题表示了积极的关注和很明确的观点。这本身不就是很有价值的吗？这不正是一旦把这个项目列入议程，我们就可望从安全理事会对这个项目的讨论中得到的一种益处吗？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应当采取那个步骤，以便使今天上午开始的过程继续下去，并更仔细地研究那些有关的问题呢？我们并没有设想，据我了解，我们的同事们也没有设想，一定要把安理会本身看成是一个适当的谈判工具。但是，难道我们打算采取这样的态度，即我们没啥可说，或者不管有什么政治上众所周知的困难挡着路，安理会都不宜于讨论这一问题并看看是否有任何可望解决问题的途径吗？如果连这一点都予以否定，那么在我的代表团看来这就等于否认安理会在联合国中，其实也就是在国际大家庭中的地位。

40. **萨迪先生**(约旦):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发言, 我首先愿对今天看到日本、新西兰、保加利亚、马里、尼日利亚、乌干达和阿根廷代表团和安全理事会其余理事国代表会师, 并同我们一道走上一条更为广阔的道路去迎接今天和明天的挑战这一点, 表示我的代表团特别自豪与满意的心情。主席先生, 我说“特别自豪与满意的心情”是有用意的, 因为我的国家和你的国家一样, 都是这一伟大机构的非常任理事国, 所以, 当目睹非常任理事国队伍由于增加四名伙伴而加强其力量时, 感到不胜欢喜。

41. 随着联合国会员国在安理会具有更加公平的代表性, 我们热切地期望安全理事会将会变得更加得力、更有建设性、更强有力。我们认为, 目前这样组成的安全理事会是使联合国更坚强、更健康的一个积极步骤。

42. 当我们真心诚意地欢迎我们中间的各位新代表时, 我们也感谢并赞赏那些离任的理事国代表所做的巨大贡献。我具体讲的是马来西亚代表拉马尼先生, 象牙海岸代表乌谢尔先生, 玻利维亚代表桑斯先生和他们各自的代表团。他们的聪明才智, 我的代表团一定会怀念在心。

43. 关于通过议程一事, 我的代表团不得不提出如下建议, 即这件事如果决定交付表决, 也以推迟到他日表决为宜。

44. **鲁达先生**(阿根廷): 通过议程是我们临时议程的第一个议题。在谈这个问题之前, 我愿代表阿根廷代表团首先对安全理事会主席和其他理事国代表表示谢意, 感谢他们在欢迎我们和其他初到安理会的国家时所说的盛情的话。

45. 阿根廷共和国对这次选举又一次给予自己的信任感到荣幸。我们将力图忠诚于国际社会给予我们的委托, 我们将全力保证安全理事会完成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职责。为此目的, 我们保证阿根廷政府一定给予全力支持, 因为我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以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尤其是以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与集体安全的原则为依据的。我国维护和平的天职是我们民族传统的核心, 而且从未被违背过。现将它交给联合国支配。

46. 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已经随着联合国会员国的增加而增加了, 我们能在这一扩大了的安全会中占有这个席位感到很高兴。我们也愿意向和我们一道参加这个机构的其他国家表示敬意。我还愿强调指出, 我国接替的是两年来对安理会做出杰出贡献的我们的兄弟国家玻利维亚, 我国对此感到愉快。

47. 近几个月来, 阿根廷政府在各种机构中对目前东南亚发生的事件深表关切。最近, 即一月十日, 我国政府交给秘书长一封信, 信中我国政府对越南局势再一次表示关切, 并指出这一冲突的严重后果正在威胁着世界和平。信中还说, 阿根廷政府支持正在采取的那些和平步骤并祝其圆满成功。秘书长已把这封信分发给各会员国了。

48. 尽管地理上的距离把我们和战场分开了, 我们那时和现在都认为, 我们的职责是尽我们的一切力量来支持任何恢复东南亚和平的步骤。

49. 今天, 没有什么冲突对哪一个人是遥远无关的。相反, 我们愈益相信, 和平是不可分割的, 任何国家都逃脱不了武装冲突的可怕后果。现在我们是安理会的理事国, 承担着由此而来的那些职责, 这样, 就使得我们更加从根本上关注和平了。联合国会员国给了安全理事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职责, 而这一职责也是联合国的主要宗旨。我的代表团认为, 当和平象在越南的情况那样不只遭到威胁而且已被破坏时, 安全理事会就必须履行这一职责。

50. 按照我们的看法, 安全理事会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在和平遭到威胁时, 没有比安全理事会更高的或者可以替代的机构了。任何协定, 不管如何重要, 都不能建立组织或机构来完成安理会的主要职责。如果把宪章的基本原则应用到越南问题上, 特别是应用到当事国一方请安理会履行其职责的要求上, 那么我的代表团认为, 安理会应把目前讨论的项目列入议程。我们知道, 而且这次辩论也证明了, 接受这个项目必然会使我们审议一系列复杂的程序上的和实质性的问题, 但是我们相信, 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能够为了越南人民的幸福与和平, 找到一项和平解决这一严重问题的办法。

51. 我们肩负着维持和平的责任。让我们做出



一切努力，尽一切可能，尝试各种解决办法，探索各种途径吧，但是，让我们不要在开始之前就失败吧。

52. **马克斯-塞雷先生**(乌拉圭)：值此我们今年的会议开始之际，我的代表团愿对我国能同安全理事会十五个新理事国在一起担任安理会理事国一事表示高兴，因为非洲和亚洲国家经过这么多年才在安理会中获得了公平的代表权。

53. 我的代表团欢迎安理会下列新理事国的优秀代表们：阿根廷这个和我国有十分特殊联系的拉丁美洲兄弟国家、保加利亚、日本、马里、新西兰、尼日利亚和乌干达，我们希望将来在安理会工作中和这些国家密切合作，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

54. 同时，我们很高兴也有责任对于离任的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代表，即玻利维亚的桑斯先生，象牙海岸的乌谢尔先生和马来西亚的拉马尼先生所做的得力不懈的工作，表示我们的谢意。最后，主席先生，我们也愿对你就任主席这一崇高职务，致以热烈的祝贺，并衷心祝愿你在这困难任务中取得成功。

55. 我的代表团愿意简短地对通过这一议程表示我们的支持。我的代表团认为，这里的问题超过了我们正在讨论的具体之点。我国热情维护任何国家向联合国最高机构安全理事会呼吁处理真正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权利。我国已表示过如下的正当希望：安理会能够处理提交给它的问题。让我重复一遍，这是每个国家的权利，而且这尤其是在现存的国际法体系之下保卫小国的主要的、有时是唯一的手段。

56. 我们认为，这些想法和今天在这里发表的某些意见并不冲突。一旦安理会受理了这个问题，那么谁如果愿意提出方案把这个问题提交给其他被认为更妥当的并具有更充分的权限的机构去研究，他是不会受到任何阻挠的。这样，安理会通过这类提案的行动，就可以算是内部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程序性的。所以，这个项目既已提出来，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艰巨问题已有什么有效的解决办法，因此我的代表团将支持把这个项目列入议程，虽然这一行动不应被认为是意味着我们对于在此时此地讨论这个问题是否合适一事已经作出了判断。

57. **德博斯先生**(荷兰)：首先，我愿和前面发

言人一道欢迎你，我们的新任主席，和新选入安全理事会的七个理事国代表。我的代表团今天看到由十五个理事国组成的扩大的安全理事会感到特别高兴。

58. 一九五八年以来，荷兰一向积极致力于修改宪章，以便使大量新独立国家在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这两个我们最重要的机构的讨论中，能够得到更充分、更公平的代表权。

59. 因此，我们今天欢迎安理会的阿根廷、保加利亚、日本、马里、新西兰、尼日利亚和乌干达的代表们。我要特别祝愿并欢迎在地球上和我们遥遥相对而在这里左侧的安全理事会议席上却同我们紧挨着坐的新西兰代表团，因为，新西兰被选入了称为“西欧及其他国家”集团的新增席位。

60. 我的代表团也愿和前面发言人一起，对三个离任国家，即玻利维亚、象牙海岸和马来西亚漂亮地完成了它们在安理会里的任务表示深为赞赏。我们将在非常任理事国的讨论中怀念它们的经验与高见。

61.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安全理事会是否应该决定讨论美国代表在一九六六年一月三十一日的信里提出的越南问题。我的代表团认为，在这方面有一个基本而起决定作用然而又是相当简单的事实。联合国会员国根据宪章第二十四条已把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委托给安全理事会。所以，确定是否应当讨论这一具体问题的唯一而高于一切的考虑，是国际和平与安全是否遭到威胁——“是”还是“否”。难道有谁能否认当前在越南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受到的威胁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来得严重吗？

62. 鉴于这些简单而清楚的事实，安全理事会没有处理这一严重危及国际和平的局势，这种情况事实上早就已经是很不正常的了。由于实际的原因，没有一个国家在此以前曾经认为率先要求辩论越南问题是合乎时宜的。可是现在既然有人为了在解决问题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而提出了讨论这一问题的具体要求，如果安全理事会这时连把这一问题列入议程都不肯，那么在我们看来，安全理事会便是可悲地玩忽了联合国宪章委托的职守。我的代表团认为，如果安全理事会拒绝讨论这一向它提出的、充满着严重后果的危险局势，那将构成一个严重的先例。

63. 我的代表团细心听取了其他一些代表团的发言。我们发现其中许多论据我们是能够体会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既然有人要求讨论这一问题，这些论据也就不能成为拒绝举行讨论的充分而压倒一切的理由了。我将简单地谈一下那些反对在安全理事会辩论越南问题的论据。

64. 提出来的第一个反对理由是，并不是所有卷入越南战争或与越南战争有密切的利害关系的国家都是联合国会员国，所以，安全理事会不能讨论这个问题。这确实是迄今尚无一个人要求在安全理事会讨论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可是现在既然有人向我们提出了讨论这个问题的要求，我们认为上述理由就不能成为反对讨论的决定性因素了。这里有两个理由：

65. 第一是法律上的理由。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六项明文规定：

“本组织在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必要范围内，应保证非联合国会员国遵行上述原则。”

因此，从法律观点来说，安全理事会有权处理有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即使这涉及非会员国也罢。

66. 除了法律方面以外，当然还有站得住脚的实际理由，即为了使讨论取得成果，最好是所有有关国家都能参加。我们了解这一点。在越南问题上有些有关国家不是联合国会员国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反对讨论的理由，它倒是一个应当邀请所有有关国家参加讨论的好理由。我知道，这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只有就临时议程作出决定之后，才会提出这个问题。但是，这方面的问题既在辩论中提出来了，我现在就愿代表我的代表团声明：当这个问题确实提出来时，我们将不反对邀请有关国家，特别是南越、北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越南问题的辩论。

67. 反对把越南问题列入我们议程的第二个理由是，这个问题不应当在联合国范围内解决，而应当在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范围内解决。我的代表团基本上可以同意这一观点。但是我们认为，这也不能成为反对在安全理事会进行讨论的建设的理由。这一建议的目的并不是要在联合国范围内解决越南问题，而

是安排一次旨在实施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签订的日内瓦协议<sup>3</sup>的预备会议。

68. 换言之，如果我对美国提议意图的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它恰恰要借重安全理事会的倡导促成在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日内瓦会议范围内举行的谈判，也就是我前面几位发言人所希望的那种谈判。所以我觉得，以此为理由而反对在安全理事会进行辩论，那是由于误解了这一提议真正目的的缘故。

69. 为反对安全理事会讨论越南问题而提出的第三个理由是，鉴于已对北越恢复了轰炸以及其他情况，安全理事会要在这种形势下进行辩论就很难有什么结果。毫无疑问，局势是困难的，严重的。人们当然可以设想某种更有利的情况或者某种更有利的时机来就越南问题进行辩论。但我的代表团认为，这还是不能成为现在停止进行辩论的理由。如果这算得上理由的话，那么结论应当是恰恰相反。最近局势发展的严重性本身使得我们更有必要马上讨论这一问题。如果听任局势自流，战争进一步升级到空前未有的规模似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显然我们现在是站在一条通向日益深重的灾难道路的新转折点上。决不应教人埋怨说安全理事会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竟拒不讨论这个问题，拒不设法对和平解决作出贡献。

70. 基于这种种理由，我的代表团虽然深知此刻进行讨论会有很大困难，但还是要投票赞成把这个问题列入我们的议程。

71. **刘先生**(中国)：主席先生，为了尊重你的愿望，我一时甚至不知是否可以向安理会作一般礼节性的发言。但是当我向你和刚到安理会来的其他各理事国代表表示我的代表团的诚挚欢迎时，这就不只是一般的礼节了。我的代表团相信，安理会如今既然反映着联合国扩大了会员国数目，那就一定能够以更大的责任感履行其义务与职能。

72. 我们仍然处在通过议程的时刻。我在安理会任职这么多年，还很少遇到这样的情况，即安理会拒绝审议一个联合国会员国向它提交的议题。而目前

<sup>3</sup>从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二日至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关于解决老挝问题的国际会议上签订的协议；见联合国：条约丛刊，第四五六卷(1963)，第6564号。

的情况是，这一要求是来自安理会的理事国，而要求审议的问题又是一个具有最大紧迫性的问题，是公认的一种爆炸性局势。安理会要是拒绝把问题列入议程，那就不仅是无视人类的呼吁，其中包括教皇陛下的呼吁，而且也是放弃联合国宪章委托给它的维持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73. 有些代表争辩说，安理会不应在中国共产党不在场的情况下审议这一议题。我不打算就所谓中国代表权的任何一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争论。但我有一切理由相信，有中国共产党在场只会使越南局势的任何一种解决办法都成为不可能。凡是密切注视中国共产党各项声明的人都不会不知道，北平并不想解决任何冲突。相反，它是全靠危机和冲突发家的。不管何时何地，只要有可能，它就发动危机和冲突。这就是它所谓的人民战争。就在前几天，北平清清楚楚地表示它打算把泰国变成第二个越南，并把它的游击战输出到马来西亚去。它的目标是用共产党政权代替一切非共产党政权。就连苏加诺的印度尼西亚也逃不出这个囊括一切的目标。情况既然是这样，那么邀请中国共产党到安全理事会来，就显然等于邀请纵火犯参加消防队。后果确实是严重的。

74. 为了当前的目的，我只说一句话就够了：邀请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与我们是否把这个项目列入议程的问题毫不相干。

75. **主席：**我的名单上再没有发言人了。我现在以**日本代表**的身分发言。

〔发言人用英语继续下面的发言。〕

76. 我仔细听取了前面几个有关这个问题的发言。我得出的结论是：不应当不给安理会讨论这一问题的机会，因为安理会对维持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的联合国机构。众所周知，日本政府是急于看到越南问题的和平解决的。我的政府趁一九六五年圣诞节起对北越停炸的机会曾和为数众多的国家密切接触，进行了紧张的外交努力，希望北越当局能同意开始进行谈判，从而创造机会使这个十分严重、复杂、困难的问题得到和平解决。

77. 因此，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尽管许多国家，其中包括我国，作出了努力，尽管美国用了一

切可能的办法真诚地努力寻求问题的和平解决，但一直未得到河内的有利反应。美国为谋求世界这个地区的和平所作的努力充分显示了它的诚意，我国政府对此毫不怀疑，但对事件发展到如此地步则是感到十分遗憾的。同时，我国政府深为满意地注意到，美国代表们曾多次声明说，美国决心继续以极大的努力并通过一切可能的渠道来谋求问题的和平解决。

78. 因此，据我国政府看，美国为了不放过一切可能有的机会，才终于决定把问题在此时提到安全理事会来。我国政府真诚地希望一切争取越南和平的努力能坚持不懈地继续下去，而且比过去任何时候还要加强，以便使那些仍持僵硬态度的人改变想法，从而在实事求是而又现实地考虑到无疑也是急于恢复东南亚和平的世界舆论的情况下，使和平得以实现。

79. 我国政府在自己这方面想继续进行专心一意的努力，继续探索一切可能引导直接有关各方为实现和平而谈判的办法。日本政府赞同并支持美国政府决定把这个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作为谋求越南问题和平解决的一种现成办法。

80. 基于这些理由，我国政府将投票赞成通过这项议程。

〔发言人继以法语发言。〕

81. 现在我以**主席**身分请美国代表发言，因为他希望行使答辩权。

82. **戈德堡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在一二七一次会议上，我曾试图颇为详细地解释一下我的政府为什么不得不把越南问题提到安全理事会来的原因。我不想重复那一次的解释。但是我将尽力简短地谈谈其他理事国代表对安全理事会现在审议越南问题是否有益所提出的疑问。

83. 我倾听了今天上午和下午的讨论。我同意新西兰代表提出的明智见解，即今天的讨论——它当然无可避免地稍为超出了议程项目的范围——已证明是有价值的。我们在安全理事会的讨论虽然激烈，但也在意料之中。虽然我们的讨论反映了对当前主要问题的各种不同观点，虽然也是有关程序的问题，但讨论一直是有节制的——这大概使一些人感到惊讶

——讲道理的、有助益的。我特别欣赏安全理事会各位新理事国代表的发言，他们的发言是高质量的。我倾听了他们和原有各理事国代表的发言。我已经努力按照尼日利亚代表圆满地表达出来的精神来倾听大家的发言。如果我说，不管是结盟或不结盟的理事国代表都同样必须考虑和权衡一下所有的论点，我知道他们是不会介意的。我上午说过，我们就是安全理事会；我们对维护和平与安全负有共同的责任。

84. 现在我想谈谈在我们讨论过程中理事国代表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我愿意谈谈法国代表首先提出的问题。他的聪明才智我已学会欣赏了。他的友谊我是十分珍视的。他提出的问题很重要，这个问题其他代表如马里代表和乌干达代表提出过，保加利亚代表也谈论过，我想苏联代表也提过。他们的论点是：他们已经指出，冲突各方都有代表参加的日内瓦会议，过去是处理越南问题的国际机构；他们声称它现在仍然是处理越南问题的适当机构。美国对这个论点并无争议。概括了我们对越南政策的十四点意见中的第一点说：“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的日内瓦协议是实现东南亚和平的足够的基础。”

85. 我们曾经一再声明，我们欢迎为此目的而重新召开日内瓦会议。其实，日内瓦会议两主席之一的联合王国政府，已明确要求会议的另一主席苏联政府发出重新召开日内瓦会议的联合号召。但是这个建议得到了什么反应呢？苏联拒绝参与重新召开日内瓦会议的任何步骤。如果两位主席今天就发出号召，那我们明天就去日内瓦开会，这样就确实没有必要让安全理事会来处理这个问题了。

86. 我们的决议草案〔S/1706〕的目的是协助实现至今还没有可能实现的事，即重新召开日内瓦会议，这一点已经正确地指出来了。重开日内瓦会议之所以未能实现，并不是由于美国方面的反对；情况恰恰相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摆在我们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代表面前的抉择，就不是在安理会或者在日内瓦来处理越南问题，而是究竟要不要处理这个问题。日内瓦的大门至少是暂时关上了，而目前我们必须决定的问题则是简单明显的，这就是：我们是否希望把联合国的大门也关上？如果是的话，全世界人民将有何评？

87. 这里的一些理事国代表已经指出，有几个越

南冲突的当事国不是联合国会员国，因此它们不能在这里陈述它们的论据。但是，另一些理事国代表则指出了宪章第三十二条，我仅需提请安理会注意这一条就行了。这一条的部分字句是这样说的：“……非联合国会员国之国家，如于安全理事会考虑中之争端为当事国者，应被邀参加关于该项争端之讨论，但无投票权”。

88. 也还应当记得，有一条宪章义务涉及联合国会员国以外的国家。宪章第二条第六项说：

“本组织在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必要范围内，应保证非联合国会员国遵行上述原则。”

89. 不仅如此，联合国以前对这种事当然也有过经验。这并不是要我们审议的一个新课题。我们过去审议过，而且将来想必还要审议联合国会员国或非会员国拒绝参加审议的问题。南非政府一贯拒绝参加安理会讨论种族隔离问题，而安理会从未允许自己因南非拒绝参加而不讨论这个它认为是明显地属于自己责任范围之内的问题。我们认为安理会作得对。

90. 有人说，为什么美国从前没有把越南问题提到安理会上来？我愿意提醒安理会各理事国代表，我们曾在一九六四年八月把越南问题的一个方面即东京湾事件提交安全理事会。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充分探讨的过错并不在美国。我还愿意提醒安理会各理事国代表，我们在安全理事会的文件中已一再呼吁联合国及其所属各机构协助解决这个争端。

91. 我的一位同事曾提议，除非安理会能得到保证说，它能成功地解决越南问题，否则安理会就不应当试图去处理这个问题。他声称，如果问题解决不了，那对安理会的威望将是个打击。请允许我指出，过去安理会并未因无获得成功的保证而不去处理对世界和平造成威胁的问题。事实上，安理会也很难期望事先得到成功的保证。如果安理会事先取得了这种保证，那么这个问题大概就不用提到安理会上来了。这里的同事们会记得，就在几个月前，联合国会员国中的两个大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爆发了一场全面战争。双方都认为不宜把冲突提到安全理事会。尽管如此，安理会还是很正确地决定，不管冲突双方怎样想，安理会必须设法及早结束这件威胁世界和平的事。虽

然在我们开始审议时远远没有取得成功的保证，但是安理会的确很有力地、很一致地处理了这场战争，并且仅在几周的时间内，在克服了十分严重的障碍之后，就确实取得了至今仍保持着的停火。在别的一些问题上，不得不直率地说，安理会没有取得成功，在它的议程上还留下许多棘手的问题，这一点从秘书长关于安理会受理的一些问题的几次概括性发言中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92. 但是，假如安理会对宪章赋予它的责任连试图执行都不肯，它还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信誉和威望呢？我必须明说，我完全不能理解那些一再极力主张安全理事会而且只有安全理事会才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责任的机构，现在怎么能否认安理会的这一职能。在安理会历史的这一关键时刻，请允许我极其庄严地向我的安理会理事国同事们说明：在这里，美国的地位并不可危，因为我们已把问题提到安理会来了。假如安理会拒绝讨论和审议这个问题的话，可危的倒是全世界将如何评价安理会，因为几乎各地的舆论都认为这个问题是目前人类面临的对和平的最严重的威胁。如果我们就此休会而不作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尝试，今后世界各国人民对安全理事会、对联合国本身还能寄予什么依托和信任呢？

93. 最后，我愿再次请我的同事们想想我几分钟前说的话，想想美国对安理会提出的要求，想想那些从我们提交安理会的决议草案中明显可见的东西。不论冲突的其他当事国是否参加，我们并不期望安理会自己去解决全部越南问题。我们所要求的只是安理会以其巨大影响和威望，号召“合适的有关各国政府……立即进行不加先决条件的讨论……来安排一次会议，以期实施一九五四年和一九六二年的日内瓦协议”。

94. 我们对安理会的要求同不结盟国家在这方面的呼吁中对安理会的要求并无二致。我们要求的只不过是请安理会也许通过如教皇陛下所建议的提供仲裁人或调解人的办法，或者通过别的适当办法提供帮助来实现东南亚的和平。这点事我们肯定能做到。我们也不要低估这样做的效果。我们试图按照这些方针采取行动，从而履行我们对世界和平所负的责任这个事实，决不会妨碍或阻止任何一国或几国政府通过别的渠道去推动谈判或调解。苏联在塔什干进行的受人

欢迎的干预是说明能办到这一点的最近的例证。苏联的干预补充了安理会为帮助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取得更好谅解所作的努力，这是一个我相信安理会每一个理事国都会加以称赞的行动。

95. 凡是为了在越南取得和平解决的努力，就象我们一直试图作出的那样的努力，我们都会欢迎。但是在这种努力当前还没有成功的希望，以及面对着北越拒不参加我们设法妥为发起的无条件谈判的情况下，我们仍然认为，负有维持世界和平首要责任的这个机构有一切权利，而更重要的是有一切责任，在世界事务的这一紧要关头认真而不怕失败地探索自己有何可为之处。

96. **主席：**马里代表希望行使他的答辩权，现请马里代表发言。

97. **库利巴利先生(马里)：**我必须对我在这个程序性的辩论中再次发言表示歉意。但是正如今天上午我所指出的那样，马里共和国政府对目前在越南发生的事情深感不安，并热烈希望能够在不动感情、不发表针对冲突有关各方中这一方或那一方的言论的情况下找到一个公正的解决办法。在目前情况下，并鉴于国际形势，在安全理事会讨论越南问题只会加剧本已危急的局势。

98. 我的政府曾兴致勃勃地注视美国近几周来的外交活动。但是，经过多年战争之后，有关各方的立场久已固定，相互间产生了许多猜疑，因此美国发动的和平攻势本来是不应当以恢复轰炸了事，而是应当更加坚忍，并伴之以种种旨在创造有助于对话的信任气氛的措施。这样的态度才能证明有和冲突有关各方谈判的明显愿望。

99. 我们知道，有一些国家满怀着真诚的愿望想调和越南冲突有关各方的观点。所以过早地在安全理事会讨论越南问题是不足取的，因为这会使某些政府为恢复越南和平而正在作的努力或正想作的努力，以及他们正在进行的斡旋陷于瘫痪，或者变得更加困难。照我们看，安全理事会对越南问题进行实质性的讨论，在目前不可能符合越南人民的更高利益。因此，我愿意支持乌干达和约旦两位代表的建议：现在不对通过议程一事进行表决。安理会各理事国代表当然可

以进行非正式的协商以寻找最合适的途径，借以找出一个便于按照日内瓦协议进行谈判的适当方案。

100. 我国代表团寻求的不是对某一特定的行动进行控诉或辩解；那无助于减轻越南人民的痛苦，而越南人民是我们今天所关切的这场悲剧的主要牺牲者。我们并不是建议安全理事会逃避责任。我们要的是安理会能在很可能导致成功的条件下并在适当的时候采取行动，因为我们关心的是越南人民的利益，是寻求一个有效而适当的办法来满足越南人民的合法愿望。

101. 因此，我们可以同意约旦代表的要求，今天不就通过议程一事进行表决。由于我们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视，我国代表团在提出上述建议时，是出自尽可能客观地协助安全理事会工作的真诚愿望的。约旦代表已经要求今天不要进行表决。我想答应他的要求是起码的礼貌，特别是由于对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安全理事会召开得这样突然。

102. **阿狄博先生**（尼日利亚）：我只希望借此机会表示赞同非洲国家代表和约旦代表关于表决问题的呼吁。这个呼吁是我们讨论的结果。我们进行的讨论是为了找到某种仿佛是条出路的办法，使我们已进行的各次讨论有所助益，而不是使之成为圆满解决越南问题的一种障碍。

103. **费德林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国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对美国代表团的发言发表几点意见。

104. 第二次发言的美国代表力图拯救美国关于召开安全理事会的提议，而这个提议显然未能得到相当多的理事国代表的支持。尽管美国代表的发言很长，但实际上并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当然也没有能够使美国现在演出的这出最新的滑稽戏更吸引人。除了谈到其他种种问题之外，他还冒昧地涉及日内瓦会议主席之一的苏联的立场。

105. 我们必须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那些评论所反映的，用很温和的话来说，是与苏联的真正立场毫不相干的极端随意的解释。

106. 美国代表歪曲了实际情况。只消回顾下列

简单事实就够了：我们都知道，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召开以及美国代表团也同意的日内瓦协议缔结时，在越南没有一个美国兵。

107. 今天那里的情况怎样呢？南越已被成群的美军干涉者所接管，其人数到目前已达几十万，这难道不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吗？越南今天的局势是华盛顿背信弃义破坏日内瓦协议的直接结果。越南悲惨后果的全部责任公平地完完全全落在美国的身上。美国发动了一场罪恶的侵略战争，并且还在继续践踏国际法的最基本的原则和联合国宪章。

108. 为了完全清楚地表明苏联关于越南问题的立场，我们愿意请安理会注意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先生给胡志明主席的回信。那封回信再次阐明了苏联的立场。如果主席允许，我就宣读一下回信的原文。

“亲爱的胡志明同志：

“我们收到了你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四日的信，并作了极仔细的研究。苏联人民完全和越南人民一样对美国的侵略行为感到愤怒，并强烈谴责美国对你们国家南部的武装干涉和对社会主义主权国家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略。把美国军队派到越南南方，对越南南方人民使用凝固汽油弹和各种有毒物质，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侵犯其领空；这一切都构成了侵略行为和破坏国际法原则和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的行为。美帝国主义对越南的侵略已使整个国际局势严重地复杂化。美国把军事行动扩大到老挝的一些地方，并增加对柬埔寨的挑衅，就是扩大其侵略范围，就是仍在进一步危害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

“苏联人民十分钦佩越南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国家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中所表现的勇敢气概和坚定不移的精神，并且支持他们为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我们从你的信里满意地获悉，你们对苏联给予越南人民的援助给予很高的评价。苏联遵照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将继续帮助兄弟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加强防卫能力，击退侵略。苏联将继续

坚定不移地支持英雄的越南南方人民在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下进行的英勇斗争。

“苏联人民深切同情越南人民恢复他们国家和平的努力。我们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解决越南问题的立场和民族解放阵线有关这个问题的纲领，认为这一立场和纲领符合日内瓦协议的规定，也符合印度支那与东南亚持久和平的利益。

“主席同志，我们同意你的意见，即如果美国政府真正希望和平解决越南问题，它就应该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提出的四点主张的正义性，并用行动证实自己的立场，从此无条件地永远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和其他一切侵略行为。这才会创造一种有助于越南问题政治解决的气氛。

“美国现正乞灵于各种政治花招，而拒不接受越南人民的合法要求。更有甚者，美国仍在增加其在越南南方的武装力量，扩大对越南南方人民的战争规模。众所周知，最近美国政府为了扩大在越南南方的军事行动，向国会提出了几乎达到一百三十亿美元的拨款要求。美国政府不愿承认民族解放阵线是越南南方人民的真正代表，不愿与之谈判。美国并没有无条件地永远停止其对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的海盗式空袭，而是暂时停止了这种空袭，并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出了最后通牒。美国空军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恢复野蛮轰炸的举动，已经向全世界暴露了所谓美国和平攻势的虚伪性。这一举动进一步使国际局势复杂化。

“这一切都表明，美国的实际行动显然是和自己所宣布的政治解决越南问题的愿望自相矛盾的。

“美国国内对侵略越南人民的战争负有责任的集团应当认识到美国侵略越南是一桩不仅可耻

而且无望的事业，此其时矣！越南人民决心保卫祖国及其自由与独立。他们在正义和英勇的斗争中将继续得到苏联和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和支持，世界上一切进步和爱好和平的力量都将站在他们一边。”

109. 我国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强调指出，我们反对召开安全理事会讨论越南问题，反对把这个问题列入安理会议程。众所周知，苏联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主张越南问题应该在日内瓦协议的范畴内解决的正义立场。很明显，美国提议把越南问题交安全理事会审议的目的并非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而只是一个打着谈论解决越南问题的幌子，掩盖其扩大侵略战争步骤的转移注意力的手法。

110. **主席：**我的名单上没有再要求发言的人了。约旦代表在发言时提到有可能就通过议程问题推迟作出决定。这个建议得到了马里代表和尼日利亚代表的支持。乌干达代表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至少是方针相同的建议。在此情形下，我想问一问约旦代表，他是否愿意提出一个休会的正式动议，如果是的话，他能否提出一个休会到什么时候为止的日期。

111. **萨迪先生(约旦)：**很抱歉，当我谈到我的有关推迟就通过议程问题进行表决的提议时，没有把意思说得很具体。既然有了这个机会，我愿意补充一下我上次发言，正式建议把通过议程问题的表决至少推迟到明天下午。如果推迟到更晚的日期我也不正式反对。

112. **主席：**约旦代表刚刚正式建议，把就所谈项目列入议程问题作出决定的时间推迟到明天下午三时。如无异议，我就认为安理会通过了这项动议。

会议决定如上。

下午六时散会

---

###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